

三十 六 年 前 外 蒙 行

許 正 直

「觀察」外蒙公民投票

外蒙古爲我國領土之一部，遭受帝俄及蘇俄侵略，自前清光緒二十八年（一六八九年）訂立尼布楚條約開始，到民國三十四年（一九四五年）訂立中蘇條約爲止，歷時二百五十七年，外蒙古事實上已成爲了蘇俄的附庸。儘管外蒙古已叛離我國，成立了偽「蒙古人民共和國」，但未經我國承認，我國始終保有外蒙古的宗主權；在法理上，蘇俄却無法使外蒙古變質。民國三十四年二月間，蘇俄利用美英蘇三國領袖舉行雅爾達秘密會議的機會，提出了外蒙古的獨立問題，美英兩國領袖居然妄作主張，默許支持。其後由於美國政府的敦促，我國於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與蘇俄簽訂「中蘇友好同盟條約」，在換文中，我國聲明外蒙古人民經過公民投票的手續，證實其獨立願望以後，將允許其獨立。這便是外蒙古之所以舉行公民投票的緣由。

外蒙古定於三十四年十月二十日舉行公民投票，請求我國派員前往「觀察」。外蒙古是我國的領土，既爲了要求獨立舉行公民投票，應該是請我中央政府派員「監督」，但僑蒙政權不願被我「監督」，而我政府也樂得不用「監督」名義，以爲事後如有變化預留餘地。因爲「監督」與「觀察」，兩者在法理上的內涵是截然不同的。

我國當時由內政、外交兩部及蒙藏委員會等有關機關組成了觀察團，由內政部常務次長雷法章先生率領，前往外蒙古的首都庫倫考察。全體團員十二人，筆者爲團員之一並兼任簡任秘書，另有航空委員會政治部主任簡樸、太平洋學會秘書長劉馭萬、外交部亞西司幫辦賀之俊、內政部廠產處理委員會組長陳鼎誠等人，這是三十六年前的往事了。

勝利初期北平景象

我國於三十四年十月九日上午九時由重慶飛機飛北平，下午三時抵達。北平光復不久，主持華北軍政的第十一戰區司令長官孫連仲將軍，只比我團早到幾天，據說他只帶去了一連憲兵，還來不及調大批軍隊去接防。所以北平街頭，只有日軍和偽軍，仍由他們在維持地方的治安。到了次日雙十節國慶之期，日軍的華北司令官，才正式在太和殿向孫將軍投降。我國被邀參加這個莊嚴的受降大典，太和殿前山人海，日軍司令官向孫將軍呈上了降書，繳出了軍刀，日軍全部解除了武裝。淪陷了八年的北平，這時起才回到了祖國的懷抱。

我國在北平就擱了一個星期，製備行裝。那時北平的物價比重慶的物價約低一倍，即是在重慶賣一元的東西，北平只賣五角。而北平當時通

用的紙幣還是偽政府「華北聯合準備銀行」發行的鈔票，中央規定它與法幣的比值是五對一之比，即是一元法幣收兌五元偽鈔。這樣一來，北平的物價事實上成爲了重慶物價的十分之一。例如在重慶值法幣五元的東西，在北平只要偽幣二元五角，等於是法幣五角，正好是十分之一的價格。政府各部門都派有人員到北平辦理接收工作，因爲物價低廉，於是大量購買物資，造成了一股搶購潮，物價立刻波動起來。我國到庫倫十多天之後回到北平，物價已經飛漲，趕上了重慶的標準。

北平的老百姓把這批接收大員稱爲「重慶客」或「飛來客」，認爲都是一些大財神。就是這些外強中乾的大財神們在光復地區得意忘形胡作非爲，使得老百姓對中央的德威失去了信仰。當時有所謂「五子登科」之說，就是「房子、車子、條子、女子、架子」。原來這些接收大員到了光復地區，首先搶房子，爭汽車，貪污謀財收金條子，甚至於強佔女子，而且還要大擺架子，飛揚跋扈，不可一世。我們固然不能說人人都是如此，但是只要有一部份人如此胡鬧，即足以敗壞政府的信譽，這是勝利初期最令人痛心的事。

經過了八年抗戰，北平的老百姓在日人、漢奸的壓迫之下，生活艱困，痛苦不堪；等到勝利，他們才透了一口氣，充滿了幸福的希望。我一

到北平就患了重感冒，立刻住進醫院治療。那些醫護人員爲我殷勤服務，親切異常；和我談了北平在淪陷期間發生過的許多可歌可泣的事實。他們說：「在過去的八年中，我們忍受著痛苦的煎熬，天天在祈禱國軍反攻勝利。現在中央政府回來了，我們就有好日子過了……」。他們的談話簡單、坦誠、熱情，充滿信心，令人感動，其情其景，記憶尤新。從當年北平老百姓的談話，我們想像得到，如今大陸同胞在共匪宰割之下，過著水深火熱的日子，他們必定在祈禱國軍反攻勝利，這將是我們光復大陸必勝必成的保證。

冷熱無常變化多端

我團在北平一切摒擋就緒，但不能乘我國飛機前往外蒙。當年，今總統蔣經國先生任東北外交特派員，經請他向蘇俄遠東軍司令借用專機飛往庫倫。北平距庫倫一千六百里的航空里程，我團於十月十七日上午十時起飛，經過四小時後，於下午二時抵達。

一般人的想法，外蒙古是寒帶，長年在水天雪地中，她的氣候當然是奇冷。不錯，外蒙古氣候是冷，但是也同樣有熱的時候，「冷熱無常」，才是外蒙古氣候的特色。而且冷熱的程度都很酷烈，西伯利亞的嚴寒，印度的酷熱，外蒙古是兼而有之的。不僅如此，外蒙古的氣候還有一個善「變」的特質，在冷之極的時候，也會變成熱。不過這種變化絕無規律性，並不按著春夏秋冬的季節循環變化，而是忽冷忽熱。甚至於在一日之內，晝夜之間，溫度的高低相差很大，可以有四個季節的天氣發生，極盡變幻莫測的玄妙。

我團飛抵庫倫，那時正是十月中旬，就外蒙古的天時計算，應當是降雪結冰的時候。同仁們習聞外蒙古的氣候寒冷，頗有些談虎色變的心情。但是當我們走下了飛機以後，雖有風沙迎面而來，但無大雪紛飛，不會見到水天凍地的景象，我們所領略到的寒風威脅，是並不怎樣嚴重的。而當頭的大太陽在閃耀，長天無雲，光明清朗，寒風迴旋之中，不失溫暖的情調。我們的觀感爲之一變，深感塞北的風光，並不大異於江南的景色。在我們居留庫倫的期間，歷時十多天，陽光始終照顧著我們，雖是寒風怒號，不絕於耳，蕭殺淒涼的情味擾人心弦，然而並無風雪的侵襲，有時氣溫轉高，却也溫暖舒暢，較之北平深秋時節的氣候，相差並不很遠。所以我們與其說外蒙古的氣候是「冷」，不如說是「奇」，才比較恰當，冷熱無常，變化多端，乃是她的特色。每遇寒風凜冽，天地變色，立刻就是酷冷，一旦紅日高照，雲散霧消，大地又是一片溫暖。所謂「一夜春風千樹梨花」，正是外蒙古氣候冷熱無常的妙處。

明是招待暗作間諜

我團被招待住在離庫倫十五公里以外的「諾河圖招待所」，這是外蒙政府唯一的一所外交賓館，是一幢二層樓的建築物，館內的設備相當齊全，佈置也很華美。樓上是許多間大小不同的寢室、盥洗室、浴室、廁所，還有一間理髮室，有女性理髮師在內服務。樓下是辦公室、會客室、閱覽室、康樂室、餐廳、廚房等。這種小型的招待所，可說是麻雀雖小，肝膽俱全，孤立在山谷

之中，附近並無村落居民，頗有世外桃源的風光。

可是我們一住進招待所，立刻發覺了外蒙人民生活簡陋的情形。外蒙是沙漠地帶，水源缺乏，誰也不敢浪費一滴水，據說外蒙人並不用水洗臉，只是用毛巾擦臉而已。所以盥洗室中不但沒有現代化的洗臉設備，連一個普通的洗臉盆也沒有，只有很多的水龍頭，洗臉時以毛巾接住水龍頭取幾滴水，即以這條濕毛巾擦洗了事。這不合於我們的習慣，經說明以後，才添置了幾個臉盆備用。當時我很奇怪，外蒙人既不用臉盆，又何以立刻能夠買到臉盆呢？我想在庫倫的俄國人很多，他們不像外蒙人要受節約用水的限制，必是用臉盆洗臉，所以庫倫並非沒有臉盆。假如我的猜想不錯，就可以看出俄國人與外蒙人在生活上的享受程度是如何的不同，也可以反映出侵略者的狂妄和被壓迫者的悲哀了。

外蒙政府對於我們的招待，可說是無微不至。我們每一位團員居住一個房間，由一位武官和一位女招待員隨時侍候著。到外面活動由武官侍從，他永遠跟著你，寸步不離，甚至於你上厕所，他也一定站在門外等候。房間的內務則由女招待員照應，她的作法和武官一模一樣，她小心翼翼的侍候著你，可是決不會讓你片刻單獨的清靜。他們這一男一女確是在盡保護和侍應的責任，但是何嘗沒有監視的作用呢！我們每一位團員的行動，無疑的是隨時隨地在他們的偵察網之內。還有，他們說所有服務人員都不懂中國話，只會說蒙語和俄語，也能說些英語；其實是禁止他

人是不識字的，已是投票人數中的多數。他們之中縱有堅定的意志要在反對欄中捺指印，但是不認識那裏是反對欄，只有聽從事務人員的指示，在指定的一欄中捺指印。這些事務人員絕對不會尊重他們的意見，也絕對不會指示他們捺印在反對欄之中，結果他們是被欺騙着捺了一個違心的手印而不能自覺。這是「強姦」了人民的真正願望。假如改用別種易於辨識的方式，如贊成者用紅票，反對者用藍票，隨人民的志願去領用，則結果的差別一定很大。

第三，人民如果反對獨立，不敢公然表示，他却可以採取消極抵抗辦法，拒絕前往投票。如果實際投票的人數不及應投票人數的半數，這個投票結果當然無效。但是投票人的姓名，早已書寫在投票簿上，並且編定了號數，全部投票人數早已有了統計。來投票的人只給你一條「贊同」的路走，如果不來投票則由事務人員代你在贊同欄中簽上一個名字，輕而易舉，毫無稽考，等於來一個缺席裁判，又有何不可？觀乎投票人數的比例之高，這樣情形的可能性，是不容漠視的。這是「偽造」了人民的真正願望。假如不採用這種空白的公開記名簽字方式，則投票人數比例很可能減少。

外蒙政府偏偏非常聰明，實在也是非常胆怯，有些做賊心虛，惟恐投票結果發生意外的情勢，妨礙了他們做蘇俄附庸的機會，所以採用了公開的記名簽字方式。這方式既有「控制」的作用以為基礎，又有「強姦」的機會可補損失，更有「偽造」的便利作為保障，最後才能完成自我陶

醉的得意之作。揆其用心，也就實在可憐而可笑

了。共產黨徒是長於作偽的，作偽就是自欺，自欺者往往還要欺人，外蒙古的公民投票，便是外蒙共黨自欺欺人的無耻行爲。但是我們能夠默認這個自欺欺人行爲的存在麼？不！當然不！我們對於這一幕掩耳盜鈴的過程是有一種看法的。民國三十五年八月二十七日，我國出席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代表，曾經批評偽蒙古人民共和國政府，就外蒙古發展情形所提出的備忘錄說：「我認爲這是我們所不能接受的過份簡化的歷史。當適當時機來臨後，我國政府有從事進一步觀察的權利。」這個立場是明智而允當的，這就是我國對於外蒙古公民投票所持有的嚴正態度。

地廣人稀物產貧乏

我國在庫倫除了觀察外蒙古公民投票的實況以外，並曾參觀當地的政治、經濟、社會建設及人民的生活情形，所獲印象極爲深刻，茲縷述於次：

外蒙古的疆域廣大，而人口稀少，兩者難得其平。據我國的地圖記載，外蒙古的面積是一百六十一萬餘方公里，其幅員之廣，僅次於新疆。若與歐洲的一些大國比較，外蒙古的面積，約爲英國的七倍，爲法國的三倍，其餘的小國，更不足以比較了。

外蒙古的人口究竟有多少，沒有精確的統計數字，可資依據。我國在二十三年的人口調查謂外蒙古有九十萬五千人，蘇俄在二十七年宣佈外蒙人口爲九十萬人，三十年又宣稱爲八十五萬人

，三者都有差異。三十三年美國副總統華萊士訪問庫倫時，外蒙當局告以人口爲一百五十萬人，三十四年我國在庫倫，外蒙當局供給的人口統計資料爲一百萬人，一年之間人口數相差五十萬之鉅，當不足置信。

外蒙古三十四年舉行公民投票時，依據偽憲法的規定，年齡在十八歲以上有投票權的公民總數爲四十九萬四千多人，其餘十八歲以下的人民，容或也在五十萬人左右，證之以外蒙當局供給的統計資料，則當時外蒙人口大約爲一百萬人，應是比較可作爲依據的數字。以如此廣大的領土與如此稀少的人口來比例計算，則每一方公里之內還分配不到一個人，其景象真可以說得上是「浩浩乎平沙無垠，覓不見人」了！

外蒙古的政治組織，完全模仿蘇俄的制度。依偽憲法的規定，其「國家」之最高權力機關爲「大人民呼拉爾」，等於是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」，大人民呼拉爾之外，有小呼拉爾，等於是「中央政府委員會」。小呼拉爾設「主席團」，其「主席團主席」就是「國家的元首」，但不負責實際政治責任。外蒙政府以部長會議爲其偽政權之最高行政機關，故其真正「領袖」爲「部長會議主席」，又可簡稱爲「國務總理」，乃是負責實際責任的「行政首長」。

部長會議之下分設十一部，以牧農部長爲首席部長，因爲畜牧事業爲外蒙古的經濟中心，所以在部長會議中居首席地位。外蒙古的地方政府分爲十八部一市，所謂「部」等於是我國的「省」或「縣」，一個市就是庫倫市。部和市都有大

呼拉爾和小呼拉爾，等於是議會和政府。總之，外蒙古的政治體制，完全是模仿蘇俄的一套，可以謂之蘇俄制度的翻版，外蒙古是被這樣一個翻版的蘇俄政治制度所統治着。

外蒙偽政府爲了管制人民的思想與行爲，對於教育事業到是很重視的，逐漸設立各級學校，三十四年時，外蒙有大學一所，高等學校三所，技術學校十四所，初等及中等學校四百一十二所。各級學校的建築與圖書儀器相當齊備。其中值得特別一提的，是外蒙古的高等學校。所謂「高等學校」，實際上即是一種政治訓練機關，與正規學校的性質不同，具有幾個特點：第一、入校受訓的人必須是中等以上學校畢業，在政府機關服務過五年以上的公務人員，由政府根據實際需要，分別選調受訓，研究政治、經濟、哲學、歷史、科學等學科及行政業務，以求深造。第二、研究的期限爲三年，一切生活及學業用費均由政府供給，並得支領原薪。畢業後由政府視其學業成績及服務興趣，另派一種適合他的志願與技能的新工作，很少有回原崗位服務的。

這種訓練制度，其目的在從培養與考核中調整人才，不失爲一種好的辦法。至於外蒙古的教育，並不是外蒙古的民族本位教育，其一切措施是在蘇俄的控制之下進行，沒有獨立的教育政策，實在是一種奴化教育。舉例來說，外蒙古各級學校中所研究的歷史不是外蒙的歷史，所研究的文學不是外蒙的文學，一切全是蘇俄的。質言之，外蒙古的教育，便是蘇俄文化侵略的工具，其發展的前途，不但不可喜，實在是很悲哀的。

外蒙古的土地雖廣，但是宜於耕作的土地僅爲總面積的百分之四，森林區域約佔總面積的百分之七，所以農林生產是非常貧乏的。外蒙古農產品的供求情形是一與三之比，換言之，其農產品僅足供應三分之一的需求，還有三分之二的農產品，必須仰賴於國外輸入。工礦事業雖已逐漸進展，但由於基礎脆弱，還不能大規模的發展。

外蒙古的主要產業是畜牧，主要的牲畜是羊、牛、馬和駱駝。據三十四年的統計，外蒙古共有畜牲二千七百五十萬頭，平均每一人可有二十幾頭牲畜。其中以綿羊爲最多，約佔牲畜總數的百分之六十，山羊次之，約佔百分之二十弱，牛馬又次之，各佔百分之十，駱駝最少，只有百分之二左右。所以畜牧事業是外蒙經濟生活的基礎，也是外蒙人民的主要工作。

至於商業則由政府統制經營，只有公立的合作社，沒有私人企業，所以庫倫市內沒有私家商店，更沒有商業區，這當是外蒙古獨有的特色。概括的說，外蒙政府所推行的經濟制度是「統制經濟」，一切財富爲「國家」所有，一切權益由「國家」控制，人民只是勞動的工具。在這種制度之下，沒有「私有權利」，只有「公共組合」，經濟建設的動向，完全以政府的支配爲依據，沒有私營企業的自由。其實這種制度就是一種「壟斷」政策，政府是一個權利無比的「大壟斷者」，也就是一切經濟權益的「大私有者」，人民便是被奴役與剝削的對象。

綜上所述，外蒙古是一個「地大人少物不博」的區域，這種先天不足的條件，何足以立國？

蘇俄侵略外蒙，唆使成立偽政權，脫離我國的統治，志在蠶食併吞，收列附庸，供作奴役，本無助長外蒙繁榮富強的意念，這是勿庸置疑的。

奇風異俗性病泛濫

因爲外蒙古地廣人稀，物產貧乏，外蒙人民多數以遊牧爲業，居無定所，食無定時，終年忙碌，生活極爲清苦。就衣食住行四大需要而言，外蒙人民在窮困的環境中過日子，但能安之若素，艱苦奮鬥，這種克難精神是值得贊揚的。

外蒙人民穿的是長袍布衣，其樣式和我們所穿的長袍便裝一樣的，只是攔腰綁上一條腰帶。這條腰帶很有作用，因爲外蒙多風，風勢很大，寒氣逼人，有了腰帶就可避免風吹的威脅，增加身上的體溫。其實我國古時服裝也有腰帶，現在一般老年人著長袍馬褂也常用腰帶，因此我們可以說外蒙人著長袍緊腰帶，並非別具一格，實在還是我國的服制。婦女們也同樣的穿長袍圍腰帶，並無有奇裝異服。他們所戴的帽子，和所穿的靴子，也都是男女同式，而且無論冬夏，一律都是皮帽和皮靴。不但一般的老百姓是如此，就是擔任地方自衛隊的男女隊丁，除了佩帶槍彈之外，也著這樣的裝束，並不穿軍服。我們在庫倫市郊附近看見過許多自衛隊的男女隊丁，荷槍實彈，佈哨在鄉村田野間執行勤務，其裝束正與老百姓無異。至於政府的官吏多已改穿西服，軍官們則著軍服，其軍服式樣，完全同於蘇聯軍服。單就外蒙軍民所穿的服裝來說，我在庫倫時就有這麼一個感想，外蒙古有外蒙古的老百姓，但是只有蘇俄化的軍隊，正是這些蘇俄化的軍隊，統治

着外蒙古的老百姓，所以外蒙古便成了蘇俄的尾巴。

談到飲食，外蒙人有許多奇異的習慣，他們嗜食肉飲酒，普通的飲食食品為牛、羊、駝、馬的肉和乳，以及磚茶、穀米、麥麵、燒酒、糖等物。他們的食量很大，一餐可以吃十幾斤肉，甚至可以吃完一隻羊。他們尤其嗜好飲燒酒，所謂燒酒，就是一種變味的馬乳，其味略酸。外蒙是沙漠地帶，一滴清水簡直是無價之寶，他們愛飲茶，但是缺水，便以馬乳為代替品，所以特別珍視，名之為「民族飲料」。主人待客獻以馬乳，這是最尊敬的表示，如果不飲，便是失禮。我在庫倫曾經多次為飲馬乳而痛苦不堪，如今想來，還會翻味。外蒙人的住宅名曰「蒙古包」，是一種毡房，形態是圓的，以小稜木做成方格式的牆，包頂如傘頂，外面和頂都蓋上一層毡。這種住宅等於是一種帳幕，簡單輕便，易於搭建和拆除，對於以遊牧為生活的外蒙人民，到是最為適用的。不過包的面積很有限，一家男女老幼的飲食起居都在其中，據說外蒙人時常「亂倫」，而且性病很泛濫，這恐怕是「蒙古包」中獨有的風光吧！然耶？否耶？殊難斷言！一般人民雖是住的「蒙古包」，但是政府高級官員們却住着現代化的房屋，不過這些房屋還說不上是高樓大廈。

以庫倫市的建築而言，除了當時外蒙總理兼外交部長喬巴山的總部是三層樓的大廈而外，其他的公共場所，無論機關、學校、醫院、銀行、戲院等，多是兩層樓的建築物。這種現象不能說是外蒙政府沒有大興土木建造現代化立體建築物

的財力，可能是由是自然環境的影響。因為外蒙風大，也許不宜於建造過高的樓房，所以儘管可以擴充面積建造廣闊的大廈，但不宜有高樓。

外蒙人民行的方面困難更多，很少有水上交通可以利用。陸上的鐵路公路也不多，一般人民終年以遊牧為生，他所利用的交通工具依然是牛馬和駱駝。庫倫市內固然開闢了不少的寬馬濶路，但是沙漠飛舞，道路雖不濘泥，却不能說是整潔美觀，即是乘坐汽車，也會令人有塵灰飛揚，悶氣窒息的感覺。總之，外蒙人民居陋室，著粗服，飲食並不精美，行路尤多困難，他們是在窮苦中掙扎，在艱難中奮鬥。這樣的生活實況，確是值得寄予同情的。

蒙胞珍視民族文化

外蒙古雖自號為「蒙古人民共和國」，實際上却是蘇俄的附庸，一切政令設施都以莫斯科的號令為依歸，沒有自由，不能自主。外蒙古雖有「政府」，只是一傀儡，而實際統治外蒙古者，是蘇俄則在外蒙所設的「公使館」，所謂「公使」也者，就是外蒙政府的太上皇。卅四年時蘇俄駐蒙公使為伊萬諾夫，此人據說為蘇俄的「遠東通」之一，他是外蒙百萬人民的真正主宰者。

蘇俄特別重視外蒙的經濟與軍事，所以在公使之下設商務代表一人，空軍中將武官一人，及陸軍少將武官二人。蘇俄的商務代表就是外蒙財政經濟的管制者，陸空軍武官當然就是外蒙軍事的領導人。外蒙的軍事力量如何？他們是秘而不宣的，所以我團曾被邀請參觀過文化經濟等等建設情況，惟獨不能參觀軍事機構。但是據各方面

的情報資料，外蒙古有陸軍十萬人，空軍力量比較脆弱，海軍根本沒有。這些陸空軍是由蘇俄顧問和軍官所統帥着，外蒙籍的軍官只是中下級的幹部而已。

但是儘管蘇俄用盡種種方法，統治了外蒙古的政治、經濟、文化和軍事，並且管制住了人民的生活環境；究竟不能湮沒外蒙古的歷史紀錄，更無法消除人民內心深處的思想。外蒙人民依舊有着熱烈的祖國之愛，他們懷念着自由民主的中華民國。我願意提供幾點耐人尋味的事實，以證實這個觀感。

庫倫市內有「蒙古博物館」一所，是外蒙唯一的歷史文化陳列館。其中，陳列着喇嘛活佛的坐床、服裝、用具、寢室、車轎和各種佛像很多，以及成吉思汗的巨大塑像，所用的我國古代型的甲冑刀箭等件。又有清朝冊封庫倫活佛的詔書，庫倫辦事大臣的塑像和公文檔卷，並有袁世凱所頒允許外蒙撤消自治的命令，頒給外蒙王公喇嘛的獎狀勳章等，多不勝數。這些都是我國和外蒙的文化陳跡，是中蒙一體共存共榮的歷史紀錄，絲毫沒有蘇俄關係的成份在內。蘇俄可以影響外蒙的現狀，但是不能偽造外蒙的歷史，外蒙政府可以背叛祖國而誤入歧途，但是不能毀滅他們與祖國的歷史文化關係。外蒙人民珍視這個博物館中的歷史，可以說明他們的人心向背。他們是能夠明白恩怨的，這些歷史的背景，足以激動他們嚮往祖國的熱情。

外蒙人民中，有一部分是漢族的遺民，他們保持着我國固有的風俗習慣和生活技藝，外蒙政

府並不否認這個事實。庫倫有一所「中國劇院」，所演的是我國的「平劇」，雖然是一個小規模的舊型劇院，但却是外蒙人民娛樂興趣最高的場所。我國的藝術事業，能在外蒙民間流行，具有廣泛的號召力，足以證明外蒙人民決沒有忘記自己的祖國。至於年長的土生土長的外蒙人民，他們曾經歷過我國的統治，與我漢族同胞和平共處，同受教化，當然不能忘記我國在歷史上所給予外蒙古的恩遇。我國每在公共場合出現，即被熱烈的人潮所包圍，尤其在參觀公民投票的那一天，我們多次遭遇到為數衆多的人羣，他們環繞着我們不忍離去，雖不能同我們相交一言，但是在驚異的眼光之中，流露出真摯的親切之感。有一些年老的婦女們，甚至於熱淚交流，注視着我們的行踪；他們決不是用看「外國人」的眼光在湊熱鬧，而是像見到了自己的親人一般的從內心裏在歡迎我們。我們想像得到，這些不忘祖國的人民，必定有滿腹的衷腸希望向我們傾訴；然而在外蒙偽政權的壓制之下，他們沒有這樣的自由，只能透過苦悶的表情，給我們一個難忘的印象。這種真摯的感情，惟有基於同胞愛的精神，才能發揮出來，我們深受感動。

中蒙一家共存共榮

我國同人的外蒙之行，大家懷着一顆戰慄的心情。誠然，外蒙古事實上受着蘇俄的控制，宣佈了獨立，成爲一個特殊的天地。但是無論如何，我國始終保有外蒙古的宗主權，在國際關係上，她總是我國的一部，應當隸屬於我國的版圖之內。當時我國爲着中蘇條約的束縛，允許外蒙古

獨立，並且就要在我國的參觀考察之後，予以承認，這不過是說要經過我正式承認的法律手續之後，讓外蒙古明目張膽的脫離我國的版圖，俯首貼耳的倒入蘇俄的懷抱。我國遠赴庫倫，眼看着大好山河，即將變色，我們是無法排除心中的苦悶的。

但是經過了短時期的考察之後，我們發現了外蒙人民崇高純正的祖國之戀，他們既沒有毀滅自己的歷史文物，更沒有忘記自己的祖國。這是一個意外的收穫，正如外蒙古的天氣一樣，冷酷之中有溫暖，外蒙人民在強暴統治之下，依舊保有熱戀祖國的溫暖，彌足珍貴。

我國的古訓：「得人者昌，失人者亡」，所謂「蒙古人民共和國」，只是少數共產黨徒以強暴方式所把持的政權，並沒有爭取到人民的同心擁護，其基礎是脆弱的，終必爲人民所厭棄。外蒙古人民是「人心思漢」的，他們懷念着祖國，無時或忘。由於這個偉大的祖國之戀，在適當時機來臨的時候，外蒙人民會將這一片廣大的沙漠原野依然投入祖國的懷抱之中。歷史將會重寫，重寫下二百數十年前中蒙一家共存共榮的光榮時代。

在庫倫的參觀考察工作完畢之後，我國於十月二十八日仍乘蘇俄的專機飛北平，三日後再乘我航空委員會的專機返重慶。在飛行途中，因機件發生故障不能直達重慶，曾經轉道在西安降落，休息一夜之後，次日繼續飛行，於十一月二日安全抵達。回到重慶以後，我國同人經過了多次的會議，向中央提出了一篇詳細的報告。這篇報

告便是我起草的。外蒙古獨立問題，經過了公民投票這一個程序，本已到了接近成熟階段。但是中蘇條約雖已訂定，蘇俄却不守信約，首先阻擾我接收東北，並切奪我東北資源，既而支持毛共叛亂稱兵，企圖顛覆我國政府，其侵略行爲之積極，較之簽約前爲尤烈。對外蒙古更加强其控制，根本不尊重其領土與主權之完整。簽約的墨跡未乾，蘇俄已將這張盟約全部撕毀了。我國絕不能允許外蒙古爲蘇俄所吞併，所謂「獨立」也者，原不過是一種掩耳盜鈴的行爲，我國終未予以承認。

由訂立中蘇條約，到觀察外蒙古公民投票，有着一段有趣的巧合。在對日抗戰接近勝利之時，我國派了一個代表團到莫斯科去與蘇俄商訂中蘇條約，這個代表團由當時的行政院長宋子文先生率領，代表中有中央黨政工作考核委員會秘書長沈鴻烈先生，他是一個「東北通」，但他是湖北人。後來與蘇俄正式簽訂中蘇條約的外交部長王世杰先生，他也是湖北人。繼而率領觀察團到庫倫觀察外蒙古公民投票的雷法章先生，他又是湖北人。起草觀察外蒙古公民投票報告書的是我，也是湖北人。還有我們到庫倫去的觀察團團員共十二人，其中有六人是湖北人，剛好是團員中的半數。這些團員是中央各機關指派的，湊巧就有這麼多的湖北人。所以曾經有人開玩笑說，湖北人倒是與外蒙古很有緣的。我想，不僅湖北人應當與外蒙古有緣，我全國同胞都應當與外蒙古有緣；因爲中蒙本是一家，我國必須收回外蒙古，我們大家要與外蒙古同胞共存共榮哩。